

宋
瑣
語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自序

沈休文之宋書。華瞻清妍。纖穠有體。往往讀其書。如親見其人。於班范書陳壽志之外。別開谿徑。抑亦近古史書之最良者也。嘉慶乙亥春夏之間。余以養痾廢業。覽其書而美之。時精力衰頹。若乏記功。隨讀隨錄。分別部居。令不雜廁。謂之瑣語。蓋取不賢識小之意。沈又有晉書一百一十卷。今亡無存。暇時當取唐人所撰晉書以足之。然風致不逮休文遠矣。

宋瑣語目錄

卷上

德音

藻鑑

吏材

綜練

機權

兵畧

殘苛

風操

嫚侮

蘊藉

標韻

廉選

躁競

儉素

卷下

豪奢

高趣

奸衰

清賞

機黠

趨詣

諧媚

傀異

佛事

談諧

詞贈

文藝

駢麗

言詮

宋瑣語卷上

德音

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達執錄甚嚴。王謚造達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謚交焉。桓玄將篡。謚手解安帝璽紱。為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眾竝謂謚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謚璽紱所在。謚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謚從弟湛謂謚曰。王駒無罪。而義旗誅之。此是翦除勝己。以絕民望。兄既桓氏黨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謚懼。奔於曲阿。高祖賤白大將軍。深相保護。迎還復位。宋書武帝本紀

公至江陵。下書曰。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網修網。雖煩易理。江荆凋殘。刑政多闕。頃年事故。綏撫未週。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剝徵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已

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運原五歲已下。凡所質錄賊家餘口。亦悉原放。以荊州十郡為

湘州。公乃進督。

宋書武帝本紀中

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新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

宋書武帝本紀中

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

月。詔曰。慶冬使或遣或不。從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

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宋書武帝本紀下。按詔雖在本紀。此錄兼用禮志一之文。故詳畧不同。

永初二年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竝下在所。除諸房廟。其

先賢及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宋書武帝本紀下

元嘉十四年冬十二月辛酉。停賀雪。

宋書文帝本紀

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

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

祀。闕里往經寇亂。黷教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名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

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

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灑掃。并

種松柏六百株

宋書文帝本紀

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誅

王懿傳

數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孝武改

其所居為孝張里

宋書張邵傳按畫字據張數傳增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座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育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宋書劉懷肅傳

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

宋書傳

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宋書曇慶傳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痛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歎宋書徐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弟晦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哀門前後屢陳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遂卒

宋書謝瞻傳

弟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願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為母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

卑感瞻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

宋書謝

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客別寄時軌為給事中

宋書蔡廓傳

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儉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謝書

興宗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侍中王僧綽與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世祖踐祚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錄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

宋書蔡廓傳

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

宋書

帝發詔悉皆削除

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宋書興宗傳按時戴法興與高之爭權所為

興宗幼立風采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象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耶舊意既乖象亦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顗又禍敗象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贅居名門高冑多欲結姻明帝亦勅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象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修父友敬宗書錄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

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
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晉
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
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
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美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
不歎息或為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傳

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

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為之慙

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

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宋書武三王傳王修

字叔治時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既而沈田子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義真復令

左右劉乞等殺修而佛佛寇逼義真逃歸三秦父老詣門之訴情皆悲涼頗似漢祖

入關約法時然武帝此舉實非與復舊京也外示威懷內圖禪代忽忽東歸而佛佛

遂乘其後青泥賊竄幾至匹馬隻輪義真獨逃草中僅以身免而關中百二仍化為

戎場矣父老流涕至今如聞其聲云

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

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焉然
大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
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

宋書武三王傳按
大戴見自草中得來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富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
即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又當來寵之要輒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
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與累傾物而移其寵不思自我難持若
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宋書王
華傳論

何尚之字彥德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
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
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

宋書何
尚之傳

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湛為長史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集之義
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
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盤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

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宋書劉湛傳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為

太息

宋書王傳論二

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

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竿皆如此

宋書沈攸之傳

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月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

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書

沈攸之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

世道委之而去。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為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拌一枚。按拌同飯。音也。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

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哀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

耳。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

智。長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宋書本傳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

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餓。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眾。

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

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

殮。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

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益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

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

勵。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

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

卹宋書孝義傳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法宗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宋書孝義傳

孫棘。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按大家即大姑也。古讀家為姑。竟未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吐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

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宋書孝義傳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勵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宋書孝義傳論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

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宋書隱逸傳
陶潛與子書

邵

沈林子

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

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

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緇想延陵。以遂本懷。

宋書
自序

藻鑑

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

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高祖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

所謂將門有將也。

宋書王
鎮惡傳

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

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

後伐關中進

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為澠池令。

宋書王
鎮惡傳

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

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